

美匪會談後中美關係展望

陳紹賢

一 從「上海公報」看美國得失

尼克森總統在中國大陸經一周的會談，於二月廿七日發表尼周「聯合公報」。是日季辛吉和葛林(Marshall Green)在上海舉行記者會。季氏說明該公報的產生，及其一般的意義。當進行答問時，有記者問：「在此公報中，你能指出任何一點，表明中共由任何重要的步驟，超過了第一次乒乓比賽時它的地位嗎？」季氏答道：「我們不是從積分板的觀點上，來看誰在那一事件獲得多少積分。」他進而指出「尼周會談」的各項成就，在他看來，「是基於雙方的相互關係，而不是由於中共單方的行動。」(註一)季氏的這些話不啻是否定了「上海公報」上有任何一方「得」或「失」的存在。但是，「上海公報」發表以來，美國內外的反應，對於美毛雙方的得失，看法不同，判斷分歧。這裏可舉出一些具有權威性的觀察，以為例證。

亞洲社華盛頓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主任巴奈特教授(Prof. A. Doak Barnett)說：「我認為上海公報是一項好文件，它是儘量表現人們所能實際期望的。」又說：「我認為中國人已是如同我們暗中做了重要的讓步，像對於中南半島和台灣，他們不作更大強硬的堅持。」(註二)這不是說尼克森有所得嗎？

相反的，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包偉教授(Prof. Robert Bowie)說：「尼克森改變美國對華政策，」使得中共幾乎得了全部的利益，而實際上它沒有承認任何的回報……我們沒有任何現實的根據，可以期望它與我們合作，去達成亞洲的安全。」(註三)這不是指出尼克森有所失嗎？

國際間對於「上海公報」上美國表達的「台灣問題」立場，有的因驚異而企圖搶先與北平勾結，有的因對內對外有所藉口，遂放棄其廿餘年來固守的原則，而接受北平的條件。前者，如日本佐藤首相在眾議院預算會上的「

失言」，不僅導致其國內複雜的反應，而且引起國際間之要求澄清。後者，如英國保守黨政府認為台灣屬於中共，而與之互派「大使」，并撤銷其駐水的領事館。此等有利於毛共的情勢，其影響所及，可能都是美國之所失。

在「公報」上，美國接受了毛共的所謂「和平五原則」。對於此點，在二月廿七日的上海記者會中，也有記者提出詢問。季辛吉答道：「問題不是誰先提出此等建議，而是那些包含的原則，我們能否遵守。我們準備在下次會談討論不使用武力時，應用那些原則，則誰先提出這些建議，已無真正嚴重的分歧。」(註四)

對此問題，二月廿八日國際前鋒論壇報的社論有所批評。它說：「這五原則的本身是完美的，但是中共與印度的邊界戰爭，蘇加諾之被推翻，印尼之清除共黨，表明了這五原則也許受到廣大紛歧的解釋了。」又說：「未來中共與美國關係的途徑是不能預料的，也許有新的歧見發生，或者老問題會表現得比現在所見的更頑固。」(註五)

該報這兩點評論是值得重視的。毛共對於「和平五原則」，有它自己的定義和標準，而與民主自由世界的了解大相逕庭。

只就「上海公報」來看罷，毛共聲明：「堅定地支持日本人民的願望，去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這不是干涉別國的內政嗎？它也聲明：「反對對外侵略、干預、控制和顛覆。」事實上，它向越南、寮國和高棉輸出的「人民革命戰爭」；在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菲拉兩洲若干國家製造叛亂或進行顛覆活動，不是以侵略為目的嗎？

尼克森忽視這些事實，而千方百計求與之建立關係，何異鼓勵它的侵略野心？其將招致的禍害，縱使在商務、科技、文化、運動和新聞的合作交換上有所得，勢必無可挽救或補償。

那末，除上述巴奈特的觀察外，尼克森此行有何具體獲得嗎？隨團訪問的美國記者波伊德(Robert Boyd)二月廿七日從上海發出的報導說：「尼周會

談的結果，「尼克森所得的，實質上只是一紙公報」。(Nixon got: Essentially only the communique) (註六)其實，這正是尼氏非得不可的。頗負盛名的美國專欄作家小柏克萊(William Buckley Jr.——柏克萊參議員之弟)隨團訪問回美後也曾說：如果尼克森無此一紙公報，就怕對今年的選民無可交代了。

尼氏心理上的這種弱點，當為會談的對方所洞悉，而充分利用，迫使讓步。假如尼氏了解「無慾則剛」或「有所不為而後有所為」的中國傳統哲理，或不致有此結果罷！

二 美毛間之可能默契

尼克森於二月廿八晚回抵華府時，對兩千多歡迎羣衆宣告，他與毛共會談中「沒有任何秘密協議，也無損及對任何盟國的承諾」。這種聲明是可以相信的。但從「上海公報」上若干跡象，使人慮及有某些默契的存在。對此，我們特別關切的是與我國有關的問題。

該公報中有這段話：「美國承認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此立場并無異議。美國政府重申美國所關心的是台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由於心目中有此遠景，美國政府確定最終目標是從台灣撤回所有的美國部隊和軍事設備。同時將隨這地區緊張情勢的緩和，逐漸減少在台灣的海軍和軍事設備。」(註七)(本刊上一期——三月號拙作「尼克森的中國政策報告與北平之行」一文係於二月廿八日交稿，當時只能根據外電報導，敘述該公報上美國的這種立場。嗣見美國官方印發的此項文件，方悉外電的報導有重要字句的遺漏。本段所述的是譯自該項官方文件。)

上述公報中的一段話，它的措詞能做到如此地步，尼克森及其策士們當曾煞費苦心。但是，關於這段話的前部分，季辛吉解釋說：「由於中共表明台灣不是一個國際問題，所以關於這個問題的正式聲明，必須本着各種不同的眼界去擬定。」(註八)這可能有一種默契——暫擱置所謂「台灣問題」。

關於這段話的後一部分——撤軍問題，季辛吉在上海記者會上表示，他

不要猜測何時將完成從台灣撤出，但他認為不是在短期內。因之，我們可以了解該部分文句中所謂「這個地區」，它的範圍如何？所謂「緊張情勢和緩和」，誰來判斷？所謂「逐漸減少」，什麼進度？都該是美國單獨決定的。不過，據專欄作家伊文思(Rowland Evans)和努瓦克(Robert Novak)的看法，這個撤軍問題，可能與越戰結束問題連在一起，而為雙方的交換條件。此種看法也有根據。這可能也是雙方間的一項默契。(註九)

三 亞洲在變動中

尼克森對他的七天訪問，自稱為「這是改變了世界的一周」。(This was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今後這個世界的改變，會跟他所想像的毛共放棄對外侵略，而奠定一個世代的和平嗎？向顧去夏他作將訪北平的宣告之後，其所引起的國際間的重大變化，以及此次會談結果對世局衝擊的強烈，已顯見世界上改變的，恰與尼氏的希望相反。

美、毛勾搭的目的，在阻遏蘇俄勢力的擴張，但雙方的動機不同：美國為調整世界權力的均衡；毛共為突破其受制於蘇俄的孤立。(華府在表面上迭次否認它自己的這種目的和動機。)可是蘇俄對美、毛實施的反擊戰略，是着着見效了。

去年八月九日，蘇俄與印度締結友好合作條約，促成了印巴戰爭。華府為報答巴國總統亞雅汗安排美、毛的祕密接觸，而祖巴反印，斷喪了美印廿多年的友好關係。蘇俄的海權飛機發展，從地中海伸入了印度洋。

巴基斯坦戰敗，孟加拉國誕生。蘇俄於印度承認該新國後不久，予以承認，並給以經技援助。最近又贈與一中隊米格戰鬥機和一批運輸機。

蘇俄利用巴基斯坦對美、毛支援作戰不力的怨恨，拉攏新總統布托(Z. A. Bhutto——他剛訪問過莫斯科)，爭取巴國的歸向。今年三月廿日，布里茲涅夫向蘇俄工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發表演說，強調對印度次大陸各方面，蘇聯要與之保持友好關係。言下暗示其爭取巴基斯坦的決心。

蘇俄利用河內對美、毛接觸的戒懼心理，加強支援北越作戰，離間它與北平的關係，以遏阻美、毛間對中南半島問題的妥協。最近周恩來在北平紀念高棉流亡政權成立兩週年集會中致詞，暗示俄共勢力已打入中南半島各國

的共黨組織。

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夫人剛訪問過莫斯科。據美聯社三月十七日馬尼拉電：馬可仕夫人與柯錫金會商兩國建交問題，以及蘇俄商船在非國港口加添燃料問題。又據中央社馬尼拉三月廿二日電：馬可仕今日在軍人節慶祝大會上透露，由於國際情勢改變，菲律賓的國防形態將由多邊防禦聯盟，改為單獨防衛。如此看來，就像是東南亞公約組織瓦解的另一訊號了。

日本因受尼克森兩次突然宣告——訪問北平和新經濟措施——的震驚，及受毛共的欺侮與壓迫，佐藤政府已表現親俄的態勢。今年一月間，俄外長葛羅米柯訪日，協議了兩國行政首長的交換訪問；本年內開始談判蘇俄歸還日本北部四個島嶼問題及兩國訂立和約問題。跟着，日本廠商與蘇俄經濟代表團會商日本開發西伯利亞油田的十億美元投資。

日本承認外蒙和孟加拉國，派出代表團訪問北越，接受北越代表團的回訪，表示考慮蘇俄建議的亞洲集體安全組織。凡此外交行動和姿態，除基於貿易和經濟作用外，也為表現其不受美國影響的獨立外交，同時也可靠近蘇俄，以制衡美、毛關係的新形勢。

馬來西亞和印尼鑒於亞洲局勢的變動，於三月初重申其去年十一月間關於麻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ts）屬於該兩國領海的聯合聲明，並進一步採取措施的準備。日本跟蘇俄提出異議，認為那是一條國際航路。蘇俄反對的主要作用是軍事的——保持這海峽為其海權發展的通路——從印度洋到中國南海的通路，而申向西太平洋。日本反對的主要作用是經濟的——為維持其商船往返和石油運輸的便利。毛共對於俄、日的異議，却指責那是「莫斯科與東京勾結的陰謀」。

亞洲局勢如此變動，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為其主要導因。亞洲的動盪影響世局之不安。這種情勢如果不能挽回，則其後果，難免與尼克森希望的世界和平適得其反。

四 中、美關係的前途

尼周會談的初步結果，已對亞局發生了嚴重的衝擊，中華民國所受的影響尤大。今後美、毛在巴黎的秘密接觸，凡有涉及我國權益的任何協議，必

然無效。我外交部已於二月廿九日聲明：「目前盤踞我國大陸之共匪係一叛亂集團，絕對無權代表中國大陸人民，美國與大陸的偽政權間凡此次訪問所達成任何涉及中國政府及人民權益之公開及容未公開之協議，中華民國政府一律不予承認。」

上面提過的尼克森於二月廿八晚對美國歡迎羣眾的宣告及次日對國會領袖們所作的報告，都聲明他對毛共沒有作任何秘密交易。美國助理國務卿葛林奉派來華，解釋其總統的北平訪問，於三月三日離華時發表的書面聲明中，引述尼克森返回華府後的該項聲明。最近美國總統先後接見我國周外長和我駐美沈大使，都保證美國信守對中華民國的條約義務。

我們不懷疑美國總統對我國所作的這種保證。我們了解美國的協防台灣，不僅關係中華民國的安全，並且攸關美國本身及亞太地區各國的安全。台海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仍然存在，並且因十多年來世界上武器的發展而減低，因為武器的發展是相對的。除非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線要退縮至以關島為中心的密克羅尼西亞羣島，而願暴露夏威夷州，甚至它的西海岸為戰場，它不會忽視台灣地區的重要性。

美國一般人民是愛好自由和崇尚正義的，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不能違背民間輿情的。美國人大都格外好奇，而且容易激動，可能一時眩惑於中國大陸的偽裝，但終將厭惡毛共的暴政，而同情其壓制下的七億大眾。中華民國拯救大陸同胞的政策，將會博得美國人民的支持。我們基於此種信念，對今後的中、美關係，須增進兩國人民的交往，協助他們明瞭中國大陸的實況，俾便獲得他們對我國策之了解。

我們指望於美國政府的，不是多番聲明對我條約義務的承諾，而是轉口頭的保證為實際的行動。今年三月十五日，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勒海軍上將（Admiral Thomas Moorer）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強調中華民國在西太平洋防線上對世界的重要性。他并指出：中華民國已提供其自己百分之九十七資源，作為國防之用；美國當前的努力，應協助中華民國武裝部隊現代化。（註十）這項證詞已够表明美國當前對華政策應採取的行動是什麼了。

近年來，尤其是去夏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主動的和被迫的改變，已導致亞洲局勢這樣的動亂，而顯現這個區域的種種危機。我們處此橫

逆之來，只求自強，絕不鬥氣。這固然由於我們確信暴政必亡，中華民族必能復興，同時也深知美國政府不會背棄其立國的基本原則。而損害我們解救大陸同胞的國策。盱衡當前情勢，毛共內部的奪權鬥爭，將因尼氏的訪問而加劇，如箭在弦的北越南侵攻勢，將證明尼氏受毛共的愚弄。我們相信，總有一天，美國當局會覺悟其現行對華政策的錯誤，而改弦更張。我們基於「得道多助」的歷史定律，認定中美關係的前途是光明的。（六十一年三月廿六日完稿）

註一 Text of the Joint Communique, News Backgrounder, U.S.I.S., Taipei, Feb. 28, 1972, P.13

註二 China Trip: Limited Results, Washington Post, Mar. 3, 1972

註三 Back to Reality, by Robert R. Bowie, Christian Science

美毛會談與匪俄關係

尹慶耀

Monitor, Mar. 8, 1972

註四 News Backgrounder, op. cit. P. 14

註五 Of Mice and Mountains, Editorial,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28, 1972

註六 Philadelphia Inquirer, Feb. 28, 1972

註七 Text of the Joint Communique, op.cit. Pp. 5-6

註八 News Backgrounder, op. cit. P. 17

註九 Is It Taiwan For Vietnam? Publisher-Hall Syndicate, Mar. 1, 1972

註十 Moorer Stresses ROC's Importance, Washington, Mar. 16, 1972, CNA

在尼克森的日程表上，今年他至少要訪問兩個共產政權。一個是毛共，

那已於二月廿一日至廿八日訪問畢事；另一個是蘇俄，時期預定是五月間，本文執筆時，先遣隊已經到達蘇俄。這兩次訪問，有沒有利用匪俄關係等等意圖呢？尼克森自己說是沒有。

二月九日，尼克森告訴國會說，他不想擴大中俄共黨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取利，因為「它將招致本身的失敗，並且是危險的」。他說：「我們沒有製造中共與蘇俄之間的糾紛」。他認為中俄共黨間的思想理論爭執、邊界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很難由我們加以處理的」。

在尼克森訪匪前夕，毛共的「中日友好協會」關係人，曾於一月下旬對當時正在大陸訪問的日本總評和中立勞工聯盟代表團，歷數蘇俄的十一項罪狀（註一），顯示毛共決無意與俄修好。但不論如何，毛共不會說邀尼克森訪問，是爲了挾美自重以恫嚇蘇俄。

至於蘇俄，從去年七月尼克森將赴中國大陸訪問的消息公布後，即不斷加以抨擊，指美匪高層會談是基於反蘇立場的勾結。並且老實不客氣地警告說：「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持的出發點是，任何的多邊和雙邊會晤，都不應當損害別國的利益」。而且說美匪會談，「會使世界公眾感到不安」（註二）。

尼克森訪匪期間，於二月廿七日在上海發表了一份公報。其中有些詞句可能解釋爲與蘇俄有關，不過至少在表面上不會有一處提到蘇俄的名字。惟